

《清忠谱》南京图书馆藏本与 傅惜华藏本的比较

王 毅

《清忠谱》是李玉的代表作，是杰出的历史剧。当前流行的版本是《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的傅惜华藏《一笠庵汇编清忠谱传奇》（以下简称“傅藏本”）。这是作者的定本，根据是：作者不仅把它刻入“一笠庵汇编传奇”中，而且特请名诗人吴梅村为之作序。如非定本，就不会如此郑重。今天我们见到的“一笠庵汇（新）编传奇”刻本有七种，均属作者定本，《清忠谱》自非例外。

此外，南京图书馆还收藏了一种手抄本《清忠谱》（以下简称“南图本”），与傅藏本有较大的不同。这个抄本上有吴梅先生的题记：

旧藏《清忠谱》原刻，缺下卷。马君梅轩有此帙，为梨园习肄之本。俗伪字虽多，顾无害为佳书也。因假归移录，重装还之，梅轩当辘轳一快乎。乙亥小除夕，长洲吴梅书于百嘉室。

吴梅先生断定这个抄本“为梨园习肄之本”是定全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它俗伪字甚多，而且抄本上的两种笔迹和其他改窜的痕迹，也确证它为梨园肄习之本。譬如说，南昆伶工抄本，净、丑往往改用苏白，南图本就正好这样；为了便于演出，伶工抄本常将原作的唱词和骈文道白压减，南图本也正好如此；伶工抄本在改

窜原作时，有时由于疏忽而形成一些漏洞，使前后照应不灵，南图本也恰好存在这种毛病。但有个问题吴先生在题记中却不曾提到，那就是南图本依据的底本是作者的定本，还是定本出现前的作者的另一个本子？根据考察，我认为南图本依据的是定本出现前的另一个本子，这从南图本独有的《涂本》和《后拏》这两出戏可以看出。这两出戏，特别是《涂本》的曲白，虽经过伶工改窜，但仍然可以看出它不出于伶工手笔，而酷似李玉的手笔。从抄本的两种笔迹来看，伶工曾对《涂本》作过修改，加上了城隍涂抹毛一鹭草就的屠城之本时“丑拿茶上”这个细节；但这么一改，反成蛇足，而且留下了一些漏洞。①这两出戏，由于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缺陷，作者定稿时最后都被扬弃了。它们的存在，岂不正好证明这个梨园习肄之本所依据的底本，不是作者的定本，而是定本出现之前的作者的另一稿本！

我们知道，李玉的剧作在当时是很受剧团和观众欢迎的。至今流传的许多伶工抄本，就是有力证据。钱谦益曾说：“之玉言词满天下，每一纸落，鸡林好事者争被管弦，如达夫、昌龄声高当代，酒楼诸妓咸歌其诗。”（《〈眉山秀〉题词》）当时优人为了吸引观众，“竞购新剧”，有时李玉“甫属草便攘以去”；李玉对自己的剧作又精益求精，不惮改作，所以“优人每获异稿”（冯梦龙《〈永团圆〉叙》，见《墨憨斋定本传奇》）。因此，《清忠谱》在定稿之前，有别本流传于伶工之手，那是毫不足怪的。

我们比较两种《清忠谱》的异同，不仅可以看出作者构思过程中的某些变化，看到作者如何修改自己的剧本，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剧本过去演出时的某些情况以及它留下的影响。譬如说，后来京剧将《清忠谱》改为《五人义》，突出五人的场子，我看就受到了这类梨园习肄本的影响。

为了扼要说明这两种本子的异同，列表如下：

南 图 本	傅 藏 本	异 同
第一出家门	谱 概	两支曲子全同,前者末尾多一句道白:“来者周顺昌。”
第二出傲雪	第一折傲雪	内容相同,后者曲、白均有所增益。
第三出结盟	第二折书闹	内容相同。前者净、丑、杂常用苏白;后者均用京白(下同),而且文词也更加整饰。
第四出访友	第三折述瑯	内容相同,后者文词更加整饰。前者将西崖师写成一个俗气很浓的和尚,后者无嘲讽意。
第五出破土	第四折创祠	内容相同,后者的曲、白和细节均有所增益,描写也更为细腻,因而形象也更加鲜明。
第六出结婚	第五折缔姻	同上。
第七出迎像 第八出骂祠	第六折骂像	内容基本相同。后者合二为一;前者从〔北正宫·端正好〕(首阳巅)起为第八出,但分作两出,内容反不如后者充实、生动。
第九出训女	第七折闺训	内容相同,后者曲、白均有所增饰。
	第八出忠梦	前者无此出。

第十出 别祠	第九折 就逮	内容基本相同，后者情节更曲折，心理描写更细腻。
第十一出 拉众	第十折 义愤	内容基本相同，后者合二为一，内容反而更加充实。前者从〔南缕缕言〕（浑身汗）开始为第十二出。
第十二出 散香		
第十三出 打差	第十一折 闹诏	内容基本相同，后者合三为一。前者从陈文瑞上场唱〔西地锦〕（民愤雷呼辕下）起为第十四出；从周顺昌上场道白“平生尽忠孝，今日任风波”开始，为第十五出。前者增加了上场群众的道白，群众场面似乎更加红火热闹，但艺术提炼远远不如后者，语言显得粗俗，有一些无聊的科诨。
第十四出 开读		
第十五出 打尉 （上本终）		
第十六出 哭追	第十二折 哭追 （上卷终）	内容基本相同。前者无朱定天上场的一段唱词和说白。
第十七出 骗捉	第十三折 捕义	内容基本相同，后者有所增饰。
第十八出 涂本	第十四折 荫吴	内容完全不同：前者写应天城隍显圣，涂抹毛一鹭、李实拟好的请求屠城之本，使毛、李悚然戒惧，不得不改写本章；后者将全吴之功归于徐如珂先上徐吉之本，后上毛一鹭之本。《涂本》，

第十八出涂本	第十四折荫吴	见本文附录。
第十九出敲牙	第十五折叱勘	内容基本相同,但后者气氛更浓烈,情节更紧凑,形象也更鲜明。
第二十出血疏	第十六折血奏	内容基本相同,后者有所增饰。
第二十一出囊首	第十七折囊首	同前。
第二十二出法场	第十八折戮义	同上。
	第十九折泣遣	前者无此折内容。
第二十三出封神	第二十折魂遇	内容基本相同,后者有所增饰。
第二十四出后拏	第二十一折报败	内容均反映魏党失败,但处理的方法完全不同:前者写魏忠贤失败后,缙骑又来苏州,捉捕毛一鹭和李实;后者写毛、李二人在李家客厅中,接二连三地听到使他们坐卧不宁的魏党土崩瓦解的消息,反映魏党在末日来临时的精神状态。前者一般化,后者鞭擗入里,很有深度。
	第二十二折毁祠	前者无此折内容。
第二十五出祭坟	第二十三折吊墓	内容大致相同,后者有所增饰。
	第二十四折锄奸	前者无此折内容。
第二十六出团圆	第二十五折表忠	内容大致相同,但前者苟简,一般化,后者有所增饰。

上列表格，虽不足以全面反映两书在一些具体细节上的差异，但它们的主要异同则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们再作几点补充，两者的差异也许就更加清楚了。

一、傅藏本较南图本更尊重历史真实，它包含的历史内容也更加丰富。如傅藏本的《述珰》、《创祠》、《荫吴》、《报败》、《锄奸》等折，都通过剧中人物的道白和唱词，囊括了天启年间大量历史生活的内容，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在南图本中，这类道白和唱词的数量却少得多（有的是被伶工压减了），有的甚至没有得到反映，如《荫吴》、《锄奸》、《毁祠》等折中涉及的历史生活内容，就都不曾齿及。对比《荫吴》和《涂本》这两出戏，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了：傅藏本中的《荫吴》所涉及的内容，是有历史依据的，正史、野史对此都作了记载，拿它和杨廷枢的《全吴纪略》对照来看，我们就应当承认这出戏并非子虚乌有之比，是反映了一定历史真实的；而南图本中《涂本》的虚构，则显得十分虚幻，客观上宣传了迷信思想，而且在艺术上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它使人们想到《鸣凤记》中的《灯前修本》。傅藏本中的《报败》，剧情虽出于虚构，但这种虚构只是历史生活的凝缩，剧中提到的魏忠贤被发遣凤阳守皇陵，途中自缢，定逆案七等论罪等等，就都有案可查；而南图本相应的一出《后拏》，内容就十分单薄，反使人对缙骑产生误解，造成混乱。

二、傅藏本更重视舞台气氛的烘托和前后的呼应，更重视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它多出于南图本的那几出戏——《忠梦》、《泣遣》、《毁祠》、《锄奸》，以及全不同于南图本相应出数的《报败》，就都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忠梦》通过梦境，细腻地写出了周顺昌在缔姻、骂像后的复杂内心活动，既与《缔姻》、《骂像》这两折戏前后呼应，又丰富了周顺昌这个人物的性格。他的嫉恶如仇，敢于斗争的个性，他的书生意气和对皇帝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斗争前途的忧虑，在这出戏中就都得到

了生动的表现。同时梦中的生死搏斗，折光地反映了两个阵营的尖锐对立和魏党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巨大威压。至于《毁祠》这折戏，不仅与《创祠》遥相呼应，具有结构上的意义，而且通过魏阉生祠由“创”到“毁”的过程，反映了政局的剧烈变化，揭示了深刻的思想：一切邪恶的势力，只能猖狂于一时，最后必将在人民的怒火中烧毁。而毁祠所造成的热烈气氛，掀起了剧本的最后一个高潮，能使观众的精神为之一振；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与《义愤》也是互相呼应的，它们使人们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野草·题辞》）《报败》和《锄奸》这两折戏对落水狗的侥幸心理和狼狈状态的描写，在南图本中也是不曾有过的。再举一个小的例子，南图本的《访友》出中把西崖师写成一个势利和尚，傅藏本在《述瑯》折中却把他写成一个好心的、识趣的和尚，这一改动我认为就大有讲究。当时文震孟得罪魏忠贤被削官归家，在瑯焰薰天的情势下，真正势利者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求他写字的，因此把西崖师写成这样的势利和尚是不合剧情的。何况后来周顺昌被捕时，置家人的请求于不顾，却没有忘记西崖师的请托，“纷纭当此际，慷慨践僧期”，提笔为他写了“小云栖”匾额。如果只是满足一个势利和尚对名人字画的嗜好，那么这个细节也就失去了意义。作者瞻前顾后，所以作了这样的改动，其用心的细密，不是于此可见一斑吗？

三、关于群众场面的描写，两者似各有所长。南图本的场面描写，显得激烈一些，粗犷一些，但线条较粗，语言太野，作为文学作品来谈，很少给人留下余味。傅藏本的群众场面的描写则不如此。上场人物虽多，但不是“一窝蜂”；人物接二连三上场，但使人感到幕外有千百万群众在活动；作者并不追求场上的闹哄哄，而通过对同一事件的各种不同态度和言行，写出各种不同人物的精神面目，让他们代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因而使人产生

“尺幅千里”之感。《毁祠》这折戏的场面虽然红火热烈，但也不是一哄而上，而如百川归海，显得脉络分明，层次清楚。剧中利用群众性的合唱和统一行动，把气氛烘托得十分热烈，手法尤为新颖。

四、在文学语言方面，傅藏本较之南图本也有较大的提高。可以看出，作者在定稿时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工的，正如他自己在剧本末尾所表白的那样：

绿窗共把宫商辨，古调新词字句研，岂草草涂鸦伧父言。

但作者鄙视“伧父言”，并不是一味追求典雅。不错，傅藏本较南图本多了许多骈文道白，如《傲雪》中周顺昌上场的一大段道白，《书闹》中颜佩韦的一大段道白，《创祠》中陆万龄的一大段道白。但这些道白虽骈俪整饰，文词却很浅明，文笔非常生动，而且都颇有个性。在曲词方面，这种加工的痕迹也是时常可见的，因而比南图本的曲词更显得雅驯，更显得字斟句酌，更富有文学性。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似乎看到了作家前进的足迹，看到了他对艺术的不断追求。他追求的是更高的历史真实性，更强的思想性，更成熟的艺术技巧，更精湛的文学语言。这位被誉为“康衢走马，操纵自如”的剧作家李玉，实际上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不停地勇敢攀登。他在戏曲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这种不断探索的结果。

附录 南图本第十八出《涂本》

〔正占鬼判，外上〕

【点绛唇】正直为神，天符勅印。苏州城，祸福无门，人自招引。

〔白〕吾乃苏州郡主显应城隍是也。一方保障，万姓瞻依。凭教善恶分途，岂是阴阳二理？目今吾郡有一桩公案，是当朝逆珰魏忠贤专权擅政，误国欺君，宵小盈朝，忠良毕命。兹者忠良周顺昌被逮入京，吴民义愤，击杀官旂。巨耐毛一鹭、李实心怀怨恨，狠设机谋，欲捏奏朝廷，要将苏郡屠戮。吾神职司民社，焉能安坐殿廷？如今到彼衙署，乘他抄疏之时，显一神通，以彰报应便了。鬼判！〔正占〕有。〔外〕好生看守殿廷。〔正占〕领法旨！〔下〕〔外〕从空伸出擎云手，提起天罗地网人。〔下〕〔老旦上〕

【引】意外忽来奇变，堪嗟蝼蚁纷纷。〔付上〕泰山压卵笑游魂，指日燎原一烬！

〔老白〕毛哥，吴民倡乱，倾刻沸腾。毛哥受惊了！〔付〕近藐官府之严威，远抗朝廷之命令，纪纲何在？法度荡然矣！〔老〕自古道：“士为民望。”这蠢尔吴氓，焉敢如此猖狂？只因有了这几个大模大样假道学的老头巾，摇摇摆摆，高谈阔论，动不动数黑论黄，说长道短的秀才为戎首，故此做下这滔天大事来。急急要写奏章，一刻也迟不得了！〔付〕就请李哥秉笔。〔老〕地方大事，是毛哥职掌。况小弟识不多几个字儿，动不得手，还是毛哥请！〔付〕如此，小弟僭妄了！李哥一面商议便了。〔老〕这个自然。〔付〕如今急请爹爹主意，须把满城百姓尽行屠戮，方洩其恨。自胥门内西察院前分路开刀，围围绕去，杀尽一方百姓。那周顺昌住居林家巷一带，直接闾门，多要杀尽。三日杀不完，杀五日；五日杀不完，杀七日。把吴民杀尽，也见我二人在爹爹面上一点孝心。〔老〕虽则如此，但是屠城太觉惨了一些。〔付〕我只图做东厂的干儿，那顾得南邦的赤子！〔老〕怎么一个本头？〔付〕应天巡抚毛一鹭一本：为苏州士民倡乱，殴杀官旂，地方大变事。〔老〕妙吓！就这

等写去！〔付、老合唱〕

【黄龙滚】封章达帝阍，封章达帝阍，激动雷霆震。斩草要除根，吴闾环绕俱屠尽。逆命顽民，残生尽殒，〔老旦唱〕方显得魏爹爹威权狠！

〔外上涂本下〕〔丑拿茶上，见外。丑〕呵呀！〔老〕毛哥哥呢？〔付〕李哥哥，李哥哥，吓坏了！〔老〕小弟唬坏了！李哥可曾见什么？小弟曾见来……〔付〕见什么？

【黄龙滚】只见金冠灿灿新新，金冠灿灿新新。〔付白〕身上穿什么？〔老唱〕袍服龙文袞。〔付白〕怎么一个相貌？〔老唱〕白面美髯须当胸，执笏颜微愠。行步趋跄，形容嗔忿。〔付白〕这等说，是一尊神道了。〔老〕想是城隍、土谷之类。〔付〕呀，这本稿谁人涂坏了？〔老〕吓！是了，必然是此地神祇，怪我屠戮人民，绝其香火，故此涂坏了。〔付〕唔，只怕此来不妙吓！〔老〕改轻些罢。〔付〕只是便宜了这般狗头。〔老〕看神道面上，谨依尊命便了。〔唱〕又谁敢再修屠城本！

【尾声】苏城几不留齧齧，且从容将鬼神依顺。只是这不共之仇甚日伸？

〔老白〕就写起来。〔付〕三魂六魄不知吓到哪里去了！

〔老〕进去写罢。〔下〕

注：①本文后边附录的《涂本》，为了减少这种漏洞，“丑拿茶上”以后的对话，依第一次抄写的，不依涂改后的文字。